

智能社会研究的新学术任务

梁玉成^{*}

伴随着社会的数字化进程,一切都在被数据化,各类社会过程所涉及的人物、事件、事物、时间和空间等被测量、记录。当社会具有了这个数据生态基础,就开始从信息社会向智能社会转型。

数字社会中,在不同时间由不同来源的不同数据所构成的海量数据集被收集,人人都留下了电子脚印或电子指纹。因此,在数字社会时代,数据是社会人存在的一个日益重要的维度。人在社会空间和数据空间里同时存在,社会空间和数据空间交织形成了新的人的二重存在形态。

针对这些数据集的分析技术和分析方法也被不断提出,从中发现的社会知识因此得以从数据中被“蒸馏”出来并加以应用,这些应用本身又重新建构着社会,导致智能社会发展维度的异质性和多样性具有极大的不可预测性,智能社会的复杂性可能远远超过此前的人类社会。智能社会是一个技术性的进步,在此基础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仍然有着激烈的制度之争。因此,我提炼出以下几个重要的研究任务,请教于诸同仁。

一、理解智能社会的复杂性

过去,社会学通过简化思维的方式理解社会现象。智能社会的复杂性也许意味着范式的转变,即对笛卡尔的简化还原方法论的反向。自然科学领域如环境科学、气象学等,已经承认复杂问题无法分解为简单问题,必须以复杂的方法来对待,并以系统工程的方法论来应对这一挑战。

在智能社会时代,迎接并拥抱这一崭新的人类社会发展带来的复杂新挑战,发展出一套新的包含不确定性和逻辑矛盾性的应对智能社会发展的科学方法论和认识论,并将人的主体性从智能社会发展潜在蕴含的数字中心主义中找回来,

^{*} 梁玉成,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将是最重要的学术任务。

二、思考智能社会中人的解放

福柯的“全景监狱”非常好地描述了在数字化社会下,个体的海量数据如何随着数字生活和数字工作被不断地生产出来和记录下来。我们日益创造出一种以算法为基础的,对社会个体进行分类的,监控成本很低而管理效率很高的社会治理体系。然而情况还不仅如此,在人人都拥有网络传播能力的时代,每个个体都可以成为信息传播者。马克·波斯特因此提出,数字社会是一种比福柯的“全景监狱”概念更加极端的“共景监狱”：“全景监狱”是一(体制)对多(个体)的互动体系;而“共景监狱”则是多(个体)对一(个体)的围观结构,是集体对个体的集体凝视。

正是由于“共景监狱”的感知,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减少自己的数字痕迹,或者伪装自己的数字痕迹。如何让智能社会服务于人类解放,必将是这个时代的重要问题。

三、数字时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 形态和斗争问题

其实,用“数字社会”或者“智能社会”描述这个时代是有局限的,因为其抹杀了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社会制度的区别,即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区别。

在数字社会转型背景下,我们有机会在当代观察到数字资本主义下数字经济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将个人、组织和社会的数据据为己有,并将其转化为一种资本形式。这是一次数字时代的“圈地运动”,将全部社会个体的一切数字商品化,把人转化成可价值量化的信息单位。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圈地运动”与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又有所不同,这个过程没有强迫,反而是通过互惠和利己悄悄完成的。数字平台企业表面上无私帮助人们,实际上的圈地成本是由个人和组织的自愿劳动所支付的。

数字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精细化程度,渗透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生

活之中,成为其社会发展的新动力与新工具,并在不断改变着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数字资本主义下,数字平台基于算法对人的分类和操控,造成个体的信息茧房和单向度,以便平台更加精准地投放广告和操控之,从而获取更多的政治、经济收益,而这却在不断破坏原有的社会整合结构。

今天,我们看到数字资本主义造成的不平等、收入差距前所未有地高。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打压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野心不死。数字资本主义与数字社会主义的区别到底在哪里?数字劳动、算法控制等一系列智能社会的关键内涵,如何为社会主义服务?以上种种,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亟待中国社会学界同人回答的新问题。